

杜勃羅留波夫選集

第二卷

辛未艾譯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 年版本译出

杜勃羅留波夫選集
第二卷

原著者 [俄]杜勃羅留波夫
翻譯者 辛 未 艾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6 3/4 插页：3 字数：346,000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6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8,001—9,000 册（内精装 2,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141

定价：（九）1.75 元



目 次

《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谈话良伴》	1
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	122
旧时代地主的乡村生活	204
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	259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331
逆来顺受的人	441
题解	520

《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谈话良伴》^①

达斯柯瓦公爵夫人^②与叶卡德林娜二世^③ 出版

一七八三至一七八四年

第 一 篇

在四十年代，我們的批評是以抽象的哲學議論著稱的，在這之後，就到了注意文學史中的事實的時期。觀察一下——我們的文學史表現得如此頻繁的一個傾向的這種急遽轉變，這是饒有趣味的。在這以前的一二十年，大家對一切事情都要使用美學和哲學原則，在一切東西中間都要找尋內在的意義，對每一個對象，都要根據它在知識的總體系中、或者在現實生活的現象中所擁有的意義來評價它。當時有一種崇高的見解主宰着，當時大家都竭力去捉摸精神、性格、傾向，把瑣碎細節擱在一邊，他們並不把一切材料都攤出來，而只是挑選其中最具有特征的地方。那時候的批評，通常首先總是向我們描寫建築物的正面，然後再表現它的結構，談談關於建築這房屋的材料，談談它的內部陳設，然後再分析這所房屋所喚起的印象。

今天却不是这样做了〔原注〕。人們首先单独讓我們看到造房屋时所需用的每一块瓦，每一根木头，每一只釘，詳細說明：它們从哪里买来，从什么地方运来，在它占有現在这个位置以前，放在哪里。然后再来研究研究它們是誰砍伐的，怎样砍伐的，是誰把这准备建筑用的原材料刨平的，怎样刨平的。最后，又把賬核算一下，这些材料在正当建造的时候值多少，今天又值多少。今天十分重視在傳記上、目录学上每一件細小的事实。这些詩最初是在哪里发表的，其中有哪些印錯的地方，在最后几版中，它有了什么改变，署名的是誰——甲还是乙，还是丙，是发表在杂志中还是年刊中，这个著名的作家在哪一个房子里耽过，〔和誰見過，他抽的什么烟，他穿的什么靴子，他根据書商的預約，譯过什么書，他在哪一年写出第一首詩〕，——这就是現代批評底最重要課題，这就是現代批評中研究、爭論、想象底心愛題目。假使現代批評企图指出或者能够指出某一作家作品在他当时底意义，以及这个意义在今天的消失，这就是現代批評艺术的頂点，現代批評影响底極境了。然而，連这一点我們也无法在現代批評中看到。它注意事实，把事实搜集起来，——可是它跟結論有什么关系呢！結

〔原注〕 这里我們是指大部分場合，在这些場合中有时也会出現令人高兴的例外。

① 本文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八与第九期同时代人。署名是尼·拉波夫。

② 达斯科瓦(Е. Р. Дашкова, 1743—1810)，叶卡德林娜二世的宫廷女官。俄国科学院院长。

③ 叶卡德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在一七六二年即位。

論由你自己去做：在現代批評的幫助之下，這十分容易做到。它會指點您，這登在哪里，那登在什么地方：您自己去找來讀吧！假如您要作對照，批評在這裡也可以給您幫助。它會把這一作品在歷次不同編校中所作一切變化，十分詳細指給您看。不僅如此，它還告訴您，這一種作品是在哪里以及在什麼樣的情勢下寫成的，它還會告訴您在哪里有這種題注：某村，某月，或者通過許多機智的想象，鄭重其事地證明，這一首詩大概已經是在作者從馬伊卡搬到帆船街①時期以後，但還在買下自己的房子以前所寫的。它的結果實在是十分輝煌的！可以預期，青年一代人會把這種結果發展得更遠。（這一種批評會把許多生動的見解告訴給他們，在靈智生活方面，會產生許多愉快而優美的現象，對社會發展會產生許多影響！由於把索比柯夫和亞那斯塔賽維奇②當作自己的崇高而完美的理想，於是我們那些天才的、但同时又是愛好勞動的學者，就英勇而又堅決地走上這條已經由這些俄羅斯目錄學不朽的奠基人所開拓的道路。……他們既然在文學中塞滿了索引，在雜誌中刊登了索引，在編輯索引中建立它的學術光榮，他們就敢于向全俄羅斯說：這就是真正的學術價值所在，這就是可以在後世永垂不朽的、內容充實、切實有用的著作！這不是隨便哪種哲學上的思考，美學上的想象，歷史的、文學的或者各種各樣一般的見解，這些東西，就是那些坐在課椅上的學校生徒也

① 這兩條街道都在當時的彼得堡。

② 索比柯夫（В. С. Соников, 1765—1818）和亞那斯塔賽維奇（В. Г. Анастасович, 1775—1845）——他們兩人都是著名的目錄學家。

会信口而出的，要有这样的看法，只要想这么几个钟头就行，用不到經年累月从几百本書中去挑选、比較、抄写、摘录。

批評界中的着重事实的、或者說得更恰当一点，目录学傾向的代表人物，就是这样想，这样說的。他們还要久久地講这一套，不能不承認，在他們的話里，也有部分的真理。事实上，他們的劳作也是艰苦的，可敬的，假使对于每一件事情的价值，都以它的劳动来衡量，那么在灵智活动方面，未必还能找到更有价值的劳作了。这是一种搬送石块去造桥的不幸的搬运工人；这是为了从土堆中淘取金屑，因而去鏟掘土地的不幸的矿工。他們是有用的，他們是必要的，他們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可是請允許我还是更尊敬主持造房屋的建筑师，指出了矿藏的地質学家。他們的工作也許要求較少的持續、艰苦、耗費体力的劳动；然而我知道，使得采石和开矿工人的劳动能够有意义，就正是他們，全人民可以从他們那里盼望到发明和計劃，实现了这些发明和計劃，人們就能够常常得到滿足。我尊敬目录学者的劳作，我知道，就連这种工作，也需要一些准备，一些預备知識，正象邮工需要有城市街道的知識一样；可是請讓我更尊敬那种正确、完整、面面俱到地評價一个作家或者作品、在科学和艺术中說出了新的概念、在公众之中傳播了光明的看法、真正而高貴的信念的批評家吧。从这种批評家那里，說不定，我甚至連作家一切作品的名称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它們发表在哪里，在哪里写的，可是因此我却能够发现作家的性格，我却能够明白而正确地理解他的优秀的作品〔，对其中所包容的一切的美表示热烈的同情……〕。而且这种批評家底嘹亮而清楚的声音，还要在公众中間長時間都得到反应，人民将

会久久地体会到他的見解底良好影响，他的热烈、勇敢、恳切的教誨底良好影响。当然，这一种倾向也可能发展到极端的：可能傾吐出宏亮的文句，本身却没有什么見解。然而甚至就連这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最低限度，这一类文章会促使讀者深思。目录学式的劳作，只能够給人的記憶作純粹被动的練習。当然，有人可能把它們当作自己的功績，而在这些东西上心安理得下来，正象某几个安于既得的荣誉的学者一样，他們把閱讀他的著作底新版校样，当作自己的功績。然而不能不指出，做这一类工作的，还有那些对独创性毫无什么要求的校对。

在本身就是以我們文学的种种局部事实之一作为题目的文章中，出現这种緒說前言，是会显得奇怪的。然而为了說明我所安排的我的著作的論題是什么，我对于我所研究的問題是怎样观察的，讀者对于这种观察可能期待的是什么，这种緒說实在是很必要的。現在既然已經說出自己對这一类著作底普遍原則，我就能够有勇气来談談我的著作，能够有勇气預告，这不会是一种圖書索引，更不是談話良伴中所发表的、以后又重印了几次的各种不同論文底目录汇编。就讓目录学家輕蔑地撇开我的著作；就讓那些一味搜尋事实，搜尋赤裸裸、未經斧凿的事实的人們，——就讓他們責备我缺乏科学的、辛勤的研究，偏爱一般的見解，——就讓我的著作在他們看来是无根无据的、空洞的、輕率的。我并不害怕这种責备，却希望能够在讀者之前找到辯解的，正就是我的观察的輕率。我竭尽一切力量，努力把那奠定房屋基础的粗工重活掩盖起来，拆去我在建筑时所攀援的一切脚手架，因为我認為这些完全是多

余的裝飾。我要努力表現結論、結果、總結，而不是局部的小計，不是乘數和除數。也許，這樣一來，我的著作就會喪失科學的價值，然而因此就值得一讀了，與其給人作參考，我寧願讓人去閱讀。然而，為了不相信的人不要懷疑我的一切結論，我決定給這些結論作注解。這些注解是十分廣泛的，因此，我要把它放在文章之末，冠以專門的題目：篇目譯注。在這裡，一部分要抄下談話良伴底題目，記下這個題目的頁數，指出刊誤，發表一種“需要博聞強記”的想象：在這一個署名的第一個字母之下隱匿着的是誰，這一首沒有署名的四行詩是哪個寫的，——總之，都是一切在最近幾年我們的雜誌中經常沒有人裁剪開來的東西^①。而在文章本身，讀者只能找到有關於最重要事情的現成的結論，最最必需的想象。這可以讓我在我的敘述中比較自由，可以讓我比較詳細、比較正確地研究這個雜誌的精神和傾向，讓那批評的想象，特別是文學的想象也有比較廣大的天地。

我所研究的題目，使我有許多理由作這一類想法。它並不象什麼短工、混合或者扯淡^②之類，這些的確可以只以圖書學式的描寫為滿足。俄羅斯文學愛好者談話良伴卻应当在俄羅斯文學史中，特別在雜誌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本雜誌對研究上世紀末俄國社會和文學的狀況，能夠提出許多重要的事實。可以說，在它出版的兩年期中，它幾乎把當時

① 因為當時雜誌流行毛邊本。

② 短工（《Поденьшина》，1769），混合（《Мешенина》，1773），扯淡（《Пустомеля》，1770）——以上都是俄國十八世紀的諷刺雜誌。

俄罗斯作家所有活动都在刊物中结合起来。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这本刊物中所反映的，要比任何其他杂志多，这个理由我们当然应当在谈话良伴所以能够存在的本身条件中去寻觅。一般说来，在我国，杂志文学一直能够获得最大的成功，一直能够获得最大的发展，——是因为俄罗斯的作者从来不想关心，也不懂得去关心发售或是出版自己的著作呢，还是因为，阅读短小、轻快的文章，是比阅读广博而严肃的著作，更合乎有教养公众的口味？可是，这一类著作在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显得太多。不管怎么样，各种不同开本，各种不同倾向和内容，各种不同刊期的杂志，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在我国就已颇为纷纭繁复了。自然，假使这些杂志希望获得成功的话，它们应当注意现代性，应当猜测到社会的要求，而且的确，我们在观察这一连串刊物时，我们发现大家都在努力注视社会生活，努力吸引公众的注意，尽力去描写过去特别吸引过他们的，或者现在可能吸引他们的东西。这一点可以说明风俗杂志所以在我国很早就出现的原因。但同时，也不能忘记那种总是通过这些风俗描写而表现出来的特殊倾向，——讽刺的倾向。年青而正在发展的俄罗斯公众当然会感觉到本身还不怎样完美，他们看到，他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改造。然而要突然割弃自己的一切缺点却还不由他们做主，因为这些缺点大部分都有历史的根源，浸透着人民的全部性格，而且常常和人民本身的社会组织相联系。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时间、需要准备；需要开始出现对缺点的认识，必须改正这些缺点的感情，首先应当在理论上为智慧所领会，然后才能在生活中实践地表现出来。在这种场合讽刺就是个有力的角色，正象它在公众中间所一直表

現的那樣。這個善于忍耐、歷盡艱辛的公眾，在他們底發展的自然進程中，常常受到敵對情勢的阻撓，在他們中間由于智慧和物質的財富分配得十分不均衡，他們的最純潔而崇高的願望總是受到拘束，他們的双手双足總是完全受到捆綁，——這個公眾雖然沒有能力行動，至少却在文學——這個如此睿智、果敢、高貴，嘲笑了一切卑鄙和庸俗，對事物底新的、優美的、合理的秩序表示了充滿生氣的追求的文學中找到了歡樂。〔這個傾向在我國從來也沒有窒息過，而且〕凡是在我們的文字著作中一切優秀的東西，從最原始的民間歌曲，直到果戈理的作品以及〔涅克拉索夫①〕的詩，我們都看到這種嘲諷，時而是直率無隱的，時而是狡猾而安詳的，時而是沉着而激怒的。這種諷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也找得到它的代表。從萬象②（一七六九年）開始，特別以諷刺傾向令人注目的雜誌，為數十分可觀。在同一年，又出現了雜拌兒、雜錄、短工、樂益、雜薈和雄蜂③。在次年，又出版了諾維科夫④的文藝拾零⑤，在一七七一年，有魯

① 本文在同時代人雜誌刊登時，涅克拉索夫的名字用三個“星”點代替。

② 萬象（《Всякая всячина》），俄羅斯第一個諷刺雜誌，出版於一七六九至七〇年間。葉卡德林娜二世在暗中指揮這個刊物。

③ 雜拌兒（《И то и сё》），一七六九年所出版的一種反貴族傾向的諷刺周刊。雜錄（《И то ни сё》），一七六九年出版的一種詩文周刊。樂益（《Полезное с приятным》），一七六九年由貴族陸軍士官學校所出版的一種半月刊。雜薈（《Смесь》），一七六九年所出版的諷刺周刊。雄蜂（《Трутень》），一七六九至七〇年所出版的一種諷刺周刊。

④ 諾維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 1744—1818），俄國杰出的評論家、教育家。

⑤ 文藝拾零（《Парнасский Шепетильник》），一七七〇年所出版的一種月刊。

邦①的勤勞的螞蟻，在一七七二年，有也是諾維科夫主編的夜晚和畫家，它們也獲得同樣燦爛的成就，畫家在下一年就得到了再版。諾維科夫從這個時候起，就完全控制了整個雜誌活動。在一七七四年他出版了錢袋②；從一七七七到一七八〇年是朝霞；在一七八一年，有莫斯科月刊，在一七八二年有晚霞，這是朝霞的繼續，而到了一七八四年，安息的勤勞者就結束了這一切。所有諾維科夫刊物並非都是同一個傾向的，因此，不是每一種刊物都獲得同樣的成功。在朝霞中哲學性質比較諷刺性質來得多，只有詩歌和笑話還使人想起愉快的諷刺。而在晚霞中，已經帶有論議的性質了——關於齋戒，關於不朽的靈魂，關於空虛無聊，關於真正的神聖，關於良心，關於坦白，關於埃及的道德和說教家等等。這些詩歌的大部分無非是祈禱文、聖歌以及拯救靈魂沉思的改作。在那安息的勤勞者中間，我們也能找到同樣的東西，在這個刊物里，每一本都是對愛和恨，對一般人的死與生，或者專門對某人的誕生而作的虔誠的沉思與宗教頌。這樣的傾向在當時是十分可敬的，甚至還可以變得很有益處；然而要達到這一步，還需要多少把事情做得更切實一點。由於當時最偉大的哲人大膽而機智的攻擊，已經不能再滿足於舊習，再滿足於訴諸感情、驚嘆號、古舊的比喻了；已經不能再隱匿在埃及、中國和其他哲人的威望後邊了。諾維科夫雜誌的議論的特色就正是這樣的。它們時

① 魯邦 (В. Г. Рубан, 1742—1795)，詩人與評論家，諾維科夫所主編雜誌的同人。

② 錢袋 («Копеек»), 一七七四年所出版的周刊。這個雜誌激烈反對模倣法國事物。

常使人想起[宗教学校]学生通常当作练习用的命题作文的著作。但是，正象諾維科夫在每一本杂志的头几頁上所宣布的，杂志的全体同人，既然都是莫斯科大学学生，也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了。大部分人的名字，在文学界中都是默默无闻的；在晚霞中只能发现拉巴静①和彼尔斯基②，在安息的勤劳者中也只能发现波特歌伐洛夫③、安东斯基④和索哈茨基⑤。这些课堂练习很少得到公众的好感，公众不注意諾維科夫的教诲谆谆的杂志，但在同时却贪婪地翻阅画家和夜晚的第二、第三版，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得到最大的注意的是一七七八年葛里哥利·巴拉伊柯（一）⑥所主编的杂志（根据叶甫盖尼主教的证明）圣彼得堡通报。这个杂志对抽象的、无结果的思考的癖好，比较其他杂志同行来得淡薄，但却能比较多地深入生活，而且对生活的理解也比较深切，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注意，几乎在四年中间都能够毫不间断地继续生存——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稀有的现象（二）。其中出现了杰尔查文的几首诗的习作（关于这一点，可

① 拉巴静（А. Ф. Лабазин, 1766—1825），当时的一个二流作家。互济会会员。

② 彼尔斯基（П. А. Пельский, 1765—1803），诗人与翻译家。

③ 波特歌伐洛夫（В. С. Подшивалов, 1765—1813），诗人与翻译家。

④ 安东斯基（А. А. Антопский-Прокопович, 1763—1848），莫斯科大学教授，自然科学的通俗化的作者。

⑤ 索哈茨基（П. А. Сохацкий, 1765—1809），莫斯科大学美学与古代文学教授，诗人与翻译家。

⑥ 葛里哥利·巴拉伊柯（Г. Л. Брайко），十八世纪末的作家，翻译家和杂志评论家。圣彼得堡通报主编。

參閱同時代人一八四五年第四期格羅特①君的文章。)其中還有克涅日寧②的參加。卡普尼斯特當時最有名的諷刺，也是在這裏發表的(三)。總之，詩歌欄中諷刺傾向是比說教傾向更突出的。而在散文作品中，其中和生活有關的題目，可以看出，也比抽象的題目多。還有幾篇歷史內容甚至法律內容的論文(四)。論俄羅斯戲劇的開創這篇文章就是現在可能也是有點用處的。除此之外，這本雜誌最使人迫切感到興味的是：它經常注意政治和文學新聞。在它的篇目中包括了圖書志欄——這在當時是十分完備而有用的一欄——此外，還有這一欄，其中刊登了俄國政府的設施以及關於其他各國政治上大事件的新聞。這一切都使雜誌變得空前未有的活潑和多样，當然，這也幫助它在公眾中間獲得成功。這個雜誌的停刊原因不詳細。然而在月刊之後，這是上世紀持續最久的刊物，當然，它並不是由於這一類原因而停刊的——例如象促使土門斯基③在一七八六年他的反光鏡上最後一頁發表下面幾行文字似的：“反光鏡周刊出至本期為止，各種麻煩把它的繼續存在斬斷了，今年定戶很少、而且明年還將繼續減少，這少數定戶証實了關於作家的目的就是公共利益這個久已熟知的真理。”土門斯基的雜誌和聖彼得堡通報的差別，正象祖國之子和望遠鏡之間的差別一樣，前面一種的停刊是由於自身的死亡，而後面一種的消亡，大概需要從今天我們所不知道的情勢

① 格羅特(И. К. Грот, 1812—1893), 語言學家、文學史家。

② 克涅日寧(И. Б. Княжнин, 1742—1791), 戲劇家與詩人。

③ 土門斯基(Ф. В. Туманский), 生年不詳，卒於一八一五年，雜誌評論家與翻譯家。

中去寻找。

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谈话良伴是圣彼得堡通报的直接繼承者，持續者，虽然并没有什么事先的協議，甚至大概也并没有什么打算，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不是在杂志底內在生命中，不是在杂志的根本信念和見解中看到这种繼續的：在这方面谈话良伴和通报之間的相似，比較在其他一切杂志之間的相似，未必見得更多，这些杂志的特点都是或多或少完全缺乏信念，同时，或多或少的暴露一种五光十色的互相矛盾的見解和看法。不，这种近似多分是在外表上的，但是虽然如此，却不能不加以注意。凡是所有参加过通报的作家，几乎都参加了谈话良伴；谈话良伴还从通报方面轉載为数很多的文章，特别是最初几期，有时說明这一点，有时候并不說明（五）。谈话良伴也象通报一样，保护俄罗斯語摆脱不需要的外來語的侵犯，对历史探索特別爱好，打算描写当代的风习，以輕松的形式把有效的科学真理表現出来；最后，在这刊物中，也象通报中一样，我們发觉，詩意的猜謎打字，是完全缺乏的，当时其他所有杂志却都充滿着这些东西，尤其是諾維科夫的杂志。只有批評栏和消息栏在这里是取消了，这大概是因为谈话良伴沒有規定的出版期，而是看这一期文章征集的多寡而定的。

从这对于谈话良伴之前所出版的杂志的簡單观察之中，从这談到谈话良伴和圣彼得堡通报之間关系的几句话中，已經可以看出，这个杂志已經有胆量去探索現代社会生活底反映了。我們只要一想到它的出版人是誰，这个探索的成就，在我們看来更是没有什么疑問了。出版人就是达斯柯瓦公爵夫人和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本人。当然，在这里，不論是对这个

世界的威权的任何恐惧，不論是什么畏縮犹豫，都沒有地位。暴露和教訓的文学語，是从巍巍宝座上下降的，它和政权連在一起，它强大、自由、坦白，它并不寬恕在社会最高等級之中的罪恶和庸俗，它并不受到随便什么不相干的情势所拘束，这些情势在其他場合常常会封住作家的嘴巴。而在另一方面，这又不是一本官方刊物，这种官方刊物由于必要，不得不局限在一些狹隘的、提綱挈領的报告，死板的数字以及其他虽然夸夸其談，但却没有什么特征的材料之上。这个刊物却完全是文学的、充滿生活的刊物，在选择論題中，在描写这些論題的方法中，它有最寬广的天地。此外还要补充，叶卡德林娜二世的全部文学活动，都是崇高的真理以及公正无私的榜样，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当时其他也在活动的作家。固然，由于当时的精神，女皇不能不忍受各种过分兴奋、过分夸張的頌歌贊詩；有一个詩人曾經以女皇的名义美妙地說：

我不禁止詩人

写出胡說，或是阿諛。^①

在那时，我們所遇到的兴奋而諂媚的頌歌，說不定，甚至比任何其他时候更甚。然而这是出于那个时代之賜，每个作家既然可以保障自己进行这一类創造，他們就能够毫无顧忌地、而且直率地描写当代的社会，嘲笑它的缺点。把談話良伴詳細研究的結果，它的性質就正是这样的。

我們这里不想多談关于叶卡德林娜二世創辦談話良伴的

① 这两句話是从杰尔查文所写的頌歌費里察寫真（1789年）中引来的。杰尔查文詩中有“我并不禁止詩人……”之句。